



早高峰，上海的每个地铁站都忙碌。泗泾尤为突出，在早上7:00-9:00进站流量排行榜中，已连续四年霸屏第一。

第二名，是它的相连一站，九亭。从泗泾到九亭，6分钟。

泗泾到九亭，6分钟，仿佛过了一世纪

一

春节假期结束，有博主发短视频吐槽上班即将面对的事情，其中一条是：

上班又要挤“后娘”养的9号线了。

殊不知，“后娘”在2月23日又发了一次狠，就像一定要让灰姑娘把混在一起的红豆绿豆黄豆挑选出来才能去参加舞会一样，它给上班族设置了强大的上班障碍。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清晨，上海地铁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官方信息：轨道交通9号线因触网挂冰，松江南站至九亭区段中断，中春路至曹路单一交路运行。

一大清早，急急忙忙赶路的上班族根本来不及刷微博，很多是到了地铁站才发现地铁站紧闭，警察站岗，门口贴着通知公告。

艾猛（化名）倒是没白走这一趟路，她还没出门，就收到住在洞泾的同事的微信，告诉她地铁出故障了，快点换一条别的路线。

家住泗泾站附近，公司在陆家嘴的艾猛是上海最典型的上班族。

根据2023年上海地铁的官方数据，泗泾排行第一，已霸屏四年。而8:00-10:00的出站流量，陆家嘴站又稳居第一。

艾猛就是助推这两站登上第一名宝座的“功臣”……之一。

艾猛的上班路线的第一步历来“华山一条道”，从9号线泗泾站上地铁，之后再在地铁朋友圈中进行转乘。

不开车的原因，非常简单，“堵”。

同样住在泗泾的徐立人（化名）对此深有体会。最初，因为心疼新婚妻子每天挤地铁的不容易，他早起开车送妻子去上班。

“从泗泾到陆家嘴，开了快一个半小时，和坐地铁没啥区别，都是‘堵’在路上。”

那天特殊情况，艾猛只能先倚仗汽车。“我这一站还好，还能走远点，去搭2号线。”她拿出手机开始打车，但打车软件显示，前面有100多人在排队，“十几个站的人都在打车。”

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各显神通，有人是在冷风中骑一小时到中春路站，有人是排队等待接驳车，而艾猛是让老公开车送她去徐泾东站。还好出门的时间早，等到她老公送完她开车回家，对向的车已堵得水泄不通，纷纷龟速。

那一天艾猛准时到了公司，而洞泾的同事，打了一小时没打到车，只能自己开车上班。一路堵，到公司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1点多了。

二

作为从松江到市区的唯一一条地铁线路，2007年12月29日通车试运行的时候，9号线是闪耀着些金光的，“沪郊第一线”、“世纪飞虹”，人们这么称它。

那段时间的房产专题大炒热点，什么“一站直达徐家汇——九号线找房”，“9号线催热松江楼市”，“9号线：松江地产‘生命线’”，一篇接着一篇。

也确实催热了，根据松江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松江常住人口190多万，比2000年翻了两番。而在松江各街镇中，人口最多的是泗泾镇，目前已达到了23万多。

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深度老龄化的上海，作为“上海之根”的松江，老龄化程度却是全市最低的。

因为这里，更多的是年轻的“上班族”。

虽然没有什么交集，但艾猛发现，同一楼层的其他三户和她家一样，年轻的伴侣，还没有小孩。

她所住的西南名苑的高层小区，2020年交房，80多平方米，当年房价350万，是他们的婚房。这个价格对应的房屋品质，对新婚夫妻来说，真香。

徐立人买的也是婚房。他和妻子曾跑了十几个楼盘，看中了莲花路附近的一套二手房，交通便利，配套比较完善，离徐立人单位又近，算是理想的选择。

在最后下决定之前，想着泗泾泗水和鸣这个楼盘还没来看过。

“要不，还是去看看吧。”

来到泗泾之后，莲花路的老房子瞬间不香了。

新房的户型、采光都很好，尤其是小区内的配套设施，面面俱到。虽然9号线的拥挤早有耳闻，但离地铁站仅步行10分钟，这是妥妥的加分项。于是，他们当即决定把家安在泗泾。

租房也香，我们采访过的在漕河泾游戏公司工作的杨青华（化名）说：“漕河泾电子

厂打工的人都愿意在9号线沿线找房子，住在九亭、泗泾，房租要便宜好几千。”

选择很容易做，和房子有关的事就是在三个变量中找平衡。

在预算不变的情况下，就成了房子空间大小和通勤时间之间的博弈了。

更何况，通勤时间不算长。在9号线试运营前，媒体就做出了《从松江抵市区47分钟》的报道，这一数据，说的是当时开通的松江新城到桂林路的时间，现在，随着9号线的延伸，即使从终点站松江南站，到徐家汇，也不过1小时的时间。

不过成年人的世界，哪有什么都香，获得了便宜的房价，优秀的房屋品质，便利的交通，那么总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三

这个代价大家都知道。

徐立人曾看到，一位送孩子上学的奶奶，到站后，孩子跟着人流挤出去了，自己却没挤出去。“我看她急得不行，但我也爱莫能助，我挤在中间动弹不得。”

在早高峰进站流量这个班级里，前四名被9号线包圆了，泗泾、九亭、佘山，再加一个浦东段的曹路。

泗泾和九亭进步很快，在2019上半年早高峰进站客流排行榜中，还分别以24305人和22037人的工作日日均客流排名第三，第四名，而现在他们已手拉手冲到了第一、二名的位置。

当我们有一天一早从漕河泾坐上开往松江的地铁，再往回坐，在8点26分站在泗泾地铁站站台，随人流挤入地铁的时候，心想：第一名也不过如此嘛。

这种挤法，1号线锦江乐园站，15号线华东理工大学站可以轻松比拼。

但是艾猛说：“这个点，我已经在办公室了。”

作为“尖子生”，泗泾站的早高峰来得很早。每天早上，徐立人和妻子6点30分走出家门，艾猛7点15分站在站台上。

有时他们挤不上过来的第一列车。有很多人需要8点前到达各自的目的地。他们中有中小学的老师、医院的医生、去验血做检查的老人、去外区上学的中小學生，以及需要各路转，去赶之后9点开晨会的上班族。

好在早高峰的发车频率很高。2020年12月，9号线高峰增能，最短行车间隔缩至1分50秒，此间隔也是上海地铁路网中最短行车间隔。

“挤”，对艾猛来说，还算好，毕竟她是曾经在北京上学实习过的人。“从五道口到西直门方向，后面是有人把我推上去的。”

她不能忍受的是累，上班路上一个多小时的地鐵，几乎不可能有位置，除非在徐家汇站运气爆棚——她站立位置前的座位上，那人站起了身。

“特别是泗泾到九亭这一站，长达6分钟，仿佛过一个世纪一样。”

所以当艾搬到泗泾开始挤地铁，看到身边的人无比丝滑地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马扎”，她瞬间实名羡慕了。

“我去年3月21日入职（陆家嘴的公司），4月2日就买了。”艾猛口中的“小马扎”是可折叠的小板凳，叠起来就是一个平板，可轻松放入背包。

泗泾站上车后，有“小马扎”的人会自动贴在门边，等到车门关上，就靠车门而坐，一排可坐四人。由于之后，车门都在对向开关，所以“坐席”时间可达半个多小时。

虽然只能放上半个屁股，虽然面对的是他人的屁股，但这一排俨然是整个车厢内的二等座了。

当然，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地铁广播播放了“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车厢内请勿使用自带小板凳”的提示。

“听到这样的广播之后，就不好意思拿出‘小马扎了’。”

四

9号线被称为“上班族专线”，其实，它还可以被加个定语，“优秀的上班族”专线。

艾猛注意到，广播告示播放一段时间后就取消了，“广播一遍遍放，就没有人拿出‘小马扎’了，年轻人脸皮薄。”

这是靠广播就能“管理”好的站头。

在地铁站外里三层外三层摆放的小电驴，也是通过广播“管理”好的。

房子买在地铁站周边3公里以内的业主，通常会选择骑电动车到地铁站。早高峰过后，就会看到电动车围着地铁站停了里三层外三层。

之前，没有规划出足够的停车位，城管上班后，会开车将停在不规范区域的电动车，分散运到2个路口外的数个停车点。

很多人下班后在地铁站找不到自己的电动车，只能打110报警，警察再去问城管，告知市民大致的停放地点，然后市民自己去找。

现在，规划出了更多的区域方便大家停车，同时喇叭也不断播放着：“此处不准停车，此处不准停放共享单车”。现在，助动车虽然看上去还是非常壮观，但乱中也有序了。

虽然每天都是hard模式上班，心里都是烦躁，神情都是冷漠，但大家都很守规矩。

很守规矩，在“后娘”发威的那一天表现得特别明显。

当时安排了接驳车送滞留人群去中春路站，但是由于要坐地铁的人数众多，所以接驳车要等，当天最低气温1度，西北风3级，但大家还是规规矩矩地排队等车，等出了这种“我非得去上”的精神。

上班族的韧性就在这里，“天气好呢，早上我会从地面出口出来，走两个红绿灯。面无表情，顺着人潮，涌到各个大楼里去。”

话虽这么说，但当艾猛9点出现在会议室参加晨会的时候，又是精神饱满的上班族了。

而这个时候的泗泾，就像空了城，要不是地铁站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小电驴提醒着刚刚发生过的一切，就像潮退去一般了无痕。

老人带着孩子在外面散步，中介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走过的年轻人，告诉你，有1200元的公寓可租和150万的房子可买。